



1 4  
1777  
27



舊

聞

證

誤



舊	福
聞	五
證	養
誤	

門 14  
號 1777  
卷 27

舊	舊
聞	聞
證	證

早稻田 大學 33.3.31 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舊聞證誤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已著錄要錄於諸書譌異多隨事辨正故此書所論北宋之事為多不復出也或及於南宋之事則要錄之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誤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馬光之通鑑考異而先列舊文次為駁正條分縷析其體例則如孔叢之詰墨其閒決疑定舛於史學深為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為也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自明代已無傳本故薛應旂王宗沐等續修通鑑商輅續修綱目皆未見其書今從永樂大典中所載蒐羅哀輯尚得一百四十餘條謹

略依時代先後編次排纂析爲四卷雖非心傳之  
全帙然就所存者觀之其資考證者已不少矣原  
書於所辨諸條各注書名永樂大典傳寫脫漏塵  
存其十之三四謹旁加搜討凡有可考者悉爲補  
注無可考者則仍其舊心傳所辨閒有脫文今無  
別本可校亦不敢意爲增損焉

# 舊聞證誤卷一

始

井研李心傳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  
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出宋敏求春按  
國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嘗進官太宗六行大  
禮惟雍熙南郊端拱藉田二府進秩其四郊但加恩真  
宗初郊惟二相進秩其後三郊兩府始遷官爾宋所記  
差誤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  
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焉  
出張芸叟畫史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  
人爲崇政殿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爲乃太原宰  
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爲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

月始改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繳自祥符後始禁惟親

王宗室得打繳其後通及宰相樞密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會要

國初惟親王得張蓋太宗時始許宰相樞密使用之此

云國初不禁又云祥符後始及樞輔皆誤也

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縣

自嶼等始也注實錄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

景遜為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豈令與

知縣不同乎出李燾長編按京朝官出為赤縣令者不復帶

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員外郎李瑛

為浚儀令兵部員外郎柴自牧為令之類至是奚

嶼始帶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官知縣自

嶼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

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又在奚嶼之前則常參官知縣

不自嶼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為事始而

史臣特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縣者而記之耶大抵

國初之制朝官出為縣令則解內職朝官出為知縣則

帶本官由此言之令與知縣不同甚明

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

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相二人曰蜀少

主嘗有此號鏡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

自是大重儒臣出劉貢父詩話今本中山詩話

王晉公祜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

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祜還以百

口保彥卿帝怒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

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赴貶時親

賓送於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

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出邵伯溫按國  
史開寶二年二月以知制誥王祐知潞州七月魏帥符  
中令彥卿移鎮鳳翔八月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時王  
祁公罷相已六年晉公實自上黨徙魏不應云奉使還  
與卿王溥官職也符令傳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滿百日  
免明年李莊武繼勳鎮大名卽魏州晉公移襄州潭州  
代還知吏部選事六年坐忤參知此時盧貶華州司馬  
不應云自魏州使還卽貶也晉公本傳太平興國三年  
自華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八年遷中  
書舍人雍熙三年知開封府四年以病罷爲兵部侍郎  
據此則晉公自華陰再起恰十年邵謂太宗卽位以兵  
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者謬誤尤甚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而已王珣  
明清揮按開寶二年安德裕狀元及第五年子守亮繼

之凡三家仲言遺其一耳

石林燕語云國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開寶六  
年李文正知舉下第進士徐士廉擊鼓自訟詔盧多遜  
卽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  
爲故事辨云時以李瑩侯陟郝益考試通得一百二十  
七人並放及第此云盧多遜覆試又云再取宋準而下  
二十六人皆非出汪端明辨按是舉覆試凡得進士二  
十六人明經三十人明禮十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  
明法五人總諸科爲百有二十七葉公所云專指進士  
汪公并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上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爲判官臨行朝辭  
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汝實儒將潘  
美曹翰桀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啟之  
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江南城破

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縛之曹王以所授勅欲宣讀事  
遂解如此者數四功成還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軍前  
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勅後有旨宣赴後苑酒  
半諸人起納勅上令潘美啟封曹翰執讀執政環立展  
示乃一張白紙眾皆失色上笑再命飲極歡而退出建隆遺事  
按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  
可疑者太祖實錄開寶七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  
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馬軍都  
虞候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荆南領戰  
棹兵沿江而下丁卯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步軍都  
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並領軍赴荆南十月壬辰  
彬等離荆南甲辰以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  
棹都部署美為都監翰為先鋒都指揮使當出軍時曹  
潘二公蓋先後受命然武惠嘗平嶺南為大將恐太祖

不應有是言沈倫者本名義倫時已為集賢相太宗卽  
位去義字此云沈倫為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時為  
轉運使耳江南旣平曹翰攻江州尚未下九年五月屠  
之六月賞功為桂州觀察使判潁州蓋翰未嘗還朝此  
云美啟封翰執讀亦誤矣意者太祖此旨為曹翰田欽  
祚輩設而傳者失之不可不辨

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為副太祖知美有謀難制召  
二人升殿謂曰但大使斬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怖而  
出由是迄無敗事出祖宗獨斷按國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  
美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美不過闕也太祖所言蓋翰彬  
之副田欽祚等爾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稍卻潘力爭進兵曹終  
不許卽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  
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旣入對太祖詰之曹曰

首陽諸說一  
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領之而已  
太祖親征太原不能下開寶二年春也時曹武惠實掌  
兵扈駕明年命潘武惠伐嶺南四年嶺南平畱知廣州  
五年兼嶺南轉運使六年還朝七年與曹武惠同伐江  
南諸國八年克之九年還朝是歲太祖崩二公未嘗共  
伐太原也闕書名 出王 鞏隨手雜錄按史開寶元年嘗伐北漢李  
繼勳為大將曹王為都監然上親征乃在次年此謂神  
武聖智尚不能下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曹王為樞密  
使潘武惠為北面都招討制置使二公同行然是歲太  
宗乃親平太原亦與此錄不合又按平晉之歲太宗親  
征幽州不能下雍熙三年曹潘二王同出亦無功疑所  
云神武聖智不能下者指此然是役也曹出山前潘出  
山後潘克雲中五郡以曹失律遂班師實不同行此云  
曹麾兵稍卻潘力爭亦非也曹既失律召還下吏責為

衛將軍潘屯雁門如故久之乃入朝此云既還京曹語  
潘云云亦謬

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出葉夢得  
石林燕語  
按寶錄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樞密院始置時政記月終  
送中書用王文穆陳文忠之請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  
送史館非始於開寶後葉誤矣

太祖即位後有旨諸房子並稱皇子皇女有言恐無差  
別上曰猶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別朕不欲為也  
至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矣闕書 按史太平興國七年  
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  
子德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第四子與德昭德芳同  
而其長女亦封雲陽公主女壻韓崇業除右衛將軍駙  
馬都尉循故事也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詔削其子女封  
爵並云德恭德隆宜稱皇姪於時燕秦二王已薨此云



太宗卽位分皇子皇姪蓋誤也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卽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

有也辨云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特三十人者

林燕按太祖一朝放進士十五榜李肅榜六人劉察榜

七人蘇德祥李景陽張拱榜皆八人劉蒙叟柴成務安

德裕安守亮榜皆十人張去華劉寅榜皆十一人馬適

榜十五人楊礪榜十九人宋準榜二十六人惟開寶八

年王嗣宗一榜放三十一人葉不誤也

太宗初卽位張齊賢方赴廷試太宗欲其居上甲而有

司偶失掄選置於丙科帝不說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

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前聞錄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呂文穆蒙

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今之宣義郎第二等

除大理評事今之承事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祕監且

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

例邵氏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謬也文定

實呂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止分兩等安得有第三

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相

舊時見任官應進士舉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

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自淳化後遂皆賜

第辨云太平興國五年單餗周繕賜及第餘皆節度掌

書記非皆不賜第也

出汪端明辨此所辨未盡按史不

中者停見任乃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兩相之請非

舊皆如此也真宗天禧二年旣申嚴其制劉燾知制誥

又請已受蔭者不許鎖試不行明年禮部貢院奏鎖廳

不及格人姓名詔罰金十劬今後不得應舉天聖四年

宋宣獻爲翰林學士又請不及格人許再取應從之蓋

自雍熙至天聖四十餘年未嘗有停任者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載充樞密使注熙載以文資正官充使不知帶檢校官否據實錄會要不帶檢校官乃自錢惟演始出李燾長編按石公初自朝散大夫刑部侍郎除中散大夫戶部尚書充使又自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罷為僕射皆不帶檢校官蓋前此文臣惟趙韓王嘗充而不帶正官至是以尚書代檢校官也及祥符中陳文忠王文穆並使真皇眷之厚乃不去正官而加檢校太尉自是寇萊公丁晉公馮魏公輩皆因之文簡謂不帶檢校官自錢文僖始蓋引祥符以來近例失於參考耳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蒙正為宰相黃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出歐陽修歸田錄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呂李五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易簡始為學士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祇候典詔也皇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畱後院大曆十二年改為上都知進奏院撫言夏侯孜僕曰擬作西川畱後官以此言之乃借唐藩鎮畱後吏目以為稱當曰知後典也關書名出程大昌演按皇朝會要宋初緣舊制繁露秦之大昌字也藩鎮皆置人為進奏官軍監場務轉運使則差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太平興國八年汰進奏知後官存百五十人並充進奏官罷知後官之名咸平五年復令進奏官各置守闕副知一名秦之所云祇候典當為知後者是矣而以為法唐藩鎮吏目以為稱則誤蓋知後官之名乃國初所創下於進奏官一等非唐之舊名也

朱希真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實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會要太平興國二年命學士李明遠扈日用借諸儒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廣記五百卷明年廣記成八年御覽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諸儒修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成與修者乃李文恭穆楊文安徽之楊樞副礪賈參政黃中李參政至呂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趙舍人鄰幾皆名臣也楊文安雖貫浦城然恥事偽廷舉後周進士第江南舊臣之與選者特湯光祿張師黯徐鼎臣杜文周吳正儀等數人其後湯徐並直學士院張參知政事杜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吳知制誥皆一時文人此謂多老於文字之間者誤也當修御覽廣記時李重光尚亡恙今謂因降王死而

出怨言又誤矣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楊文公奉詔修朱說甚誤

張融自密直守蜀歸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融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出王鞏聞按陳和叔拜罷錄太宗朝副樞密者凡十七人但有張遜張宏無張融也成都知府題名記太宗時亦無張融但有張忠定耳定國恐誤

寇忠愍為執政尚少太宗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年尚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鬚髮遂變於是拜相出王鞏聞按寇公以淳化二年入宥府時年纔三十一四年以與張遜不協罷五年復為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又罷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時年四十四矣此所記皆誤

錢公若水為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謂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出王鞏聞見近此亦謬誤按錢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呂公相三年三月太宗崩六月錢公罷咸平元年十月呂公免相皆與此不合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為之太宗以王著為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為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柳誠懸書何進滔等碑並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無學士字唐史本傳誠懸初為侍書學士恥以技進求換散秩改弘文館學士文宗立復召侍書充書詔學士據此則侍書帶學士或不帶未足為重輕況國初翰林侍讀侍講亦不帶學士字與侍書同非謂漸之也

咸平元年上自即位以來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其後率以為常法聖政錄云召侍講侍讀學士二年七月始置講讀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為儒臣庶不相妨出李燾長編按翰林侍讀學士唐開元中置王涯權德輿等嘗為之後廢太平興國中太宗復置翰林侍讀以呂文仲為之尋又改為侍講迄真宗不易其任石守道所謂講讀學士即指此爾

張忠定為御史中丞彈奏張丞相齊賢齊賢深以為恨言於上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制其詞醜詆故并欲中傷之公聞自辨因以所為文進上大說出王闢之龍水說談錄腕心傳按

祖宗時雖有磨勘法然自朝官以上悉中書行之蓋以別流品耳至道二年太宗祀南郊百官皆進秩時寇萊

公參知政事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知者卽序進之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馮下章奏列銜皆仍舊不易萊公怒特詔馮毋得亂經制馮憤因上疏極論寇公擅權太宗由是怒尋命出守此國史所書也仲言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專乃元豐官制後事豈可謂蔡書牴牾耶關書按今郎官二十四階易以三朝郎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階易以一承義郎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蔡書誠有牴牾者不在此條

王沂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第一中山劉子儀時爲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出魏泰東軒筆錄按國史沂公以咸平五年第進士後十八年劉子儀始爲學士按劉子

儀咸平元年及第在沂公前四年耳天禧四年子儀爲學士此時沂公執政久矣

寇忠愍公判天雄軍王文康公爲轉運使奏公僭侈太宗怒問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駭耳太宗從之公後以女適文康及謫雷州賴文康當國故得不死出蔣魏按寇公在長安走馬承受奏其僭侈真宗以問王魏公且旦奏云云及謫雷州王文康爲密直亦坐累免蔣誤記也又國史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時晁文元李昌武楊大年在翰苑亦無王明明初自右職換禮部侍郎未嘗入北扉不知蔣何以鹵莽如此

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靈必有內憂三十年後東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吾不見也文正爲相果有東封西祀之事關書名出朱按契丹講和在景德元年後十二年李公始自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爲學士

此事當指李文靖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但恐人主侈心生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游大修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闕書名出司馬光涑水記聞按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為參知政事甚善呂許公許公時為昭文相為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文契不淺果許則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謂李呂公笑然之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出蘇轍龍川別志按國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樞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召王沂公於河南為

樞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集賢相罷沂公以次輔代其位恐非求復入也癸亥庚午相去七日爾豈容往來問可否耶既因人而求相又居右而不擇沂公決不然文定所記疑得之張宣徽大不可據

真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入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畱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出都伯溫開見前錄按真宗以乾興元年二月崩此時李文定得罪黜知鄆州久矣

樞密使罷政降麻熙寧開呂惠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令送舍人院命詞此恩例遂廢闕書名按國朝故事樞密使以使相若節度使罷又樞密使帶平章事而罷為散官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不帶平章

事而以散官罷則止舍人院命詞考之實錄太平興國六年楚景襄罷為上將軍皇祐五年高文莊嘉祐四年田宣簡罷為觀文殿學士皆不降麻惟太平興國八年石元懿以僕射罷太宗眷之厚乃降麻耳外此降麻者十八人吳侍中李元靖曹武惠王忠肅寇忠愍曹襄悼錢文僖張榮僖楊恭毅王康靖夏文莊狄武襄王武恭賈文元宋元憲張康節富文忠文忠烈蓋皆以使相若節度使罷故誣告焉大中祥符七年王文穆陳文忠罷為尚書八年陳文忠再罷為僕射皆降麻者以二公悉帶平章事故也若楚景襄等則皆不降麻舊典明甚豈特呂宣徽哉況呂以觀文殿學士罷正與田高二公所除官同似非介甫沮之也淳化三年王顯罷蘇易簡草麻蓋以建節之故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

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出王文正遺事按實錄張尚賢以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掖垣叢志尚賢以天禧二年十一月知制誥此時及第才七年耳前一年王公已免相是時閣下乃盛文肅度劉子儀陳知微王章惠隨夏文莊竦凡五人若有闕則尚賢資甚淺恐亦未在議中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賢守道不回執政不說在西掖者九年如此則似非奔競者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僕射

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名按此咸平五年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楊文公在禁林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朝議欲得公作冊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扣所坐之牀曰幸得聯此坐矣公曰相公失言竟不撰冊公亦罷去王文正在中書時已立章獻為宸妃矣公亦短之名按本朝故事中宮冊文多命二府大臣為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為后時實不受冊文公蓋不草制也況是時王文正為首相丁崖州但參知政事何以獨召文公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為德妃明道初始創宸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為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

到屢為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出洪遺翰

苑遺事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

守台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

天聖五年三人為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

薨据此子儀實三人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亦

未嘗加兩學士曾記誤也按遺事引曾紆南游紀舊据此謝表乃宋

子京然宋實自真定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為三司使以

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曾所記不合

國朝宰相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為皇

太子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

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為參政錢惟演為樞副皆兼賓客

前此所無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仁宗初立為太子李文定以

參政兼賓客後二年李遷集賢相兼少傅其年十一月

皇太子聽政遂命宰相悉兼東宮官葉所云誤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簡肅公深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屢諷張往見沂公公辭不見他日謂魯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為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出澠水此尤謬誤按張尚賢入西掖戊午冬也王孝先拜相魯貫文參大政壬戌秋也相去五年

宋綬草丁謂貶辭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出丁謂傳按實錄載謫詞首云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丁晉公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

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相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出歐陽修歸田錄按唐制節度使除

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國朝故事罷使相則降麻趙韓王陳恭公富文忠賈文元

王文公是也罷節度使則不降麻李從善李元靖丁晉公龐莊敏是也安得謂無定制哉韓忠獻自武康軍節

度使除三司降麻非舊制也蓋中書之誤而學士無正之者又丁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政此云自

平江節度除兵部亦誤

祖宗朝宰相罷免惟趙中令得使相餘多以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

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罷免率皆得職焉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按參知政事罷政得職名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慶曆以前執政若辭簡肅宋宣獻李

康靖晁文莊之流皆得資政殿學士蓋祖宗故事參樞善罷例皆進秩太宗執政三十九人惟王永圖陳晉公李文靖賈媧民寇忠愍溫恭肅六人以本官罷外此無不進秩者

章郇公以侍郎為參知政事呂申公鄙其為人時宋宣獻以尚書為樞密副使申公即以為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引去公不為動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申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之不遣及申公薨公遂秉政闕書按此一段謬誤尤甚據國史章文憲景祐三年自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寶元年拜相未嘗為參政也又章拜相乃繼王章惠陳文惠之後此時呂文靖為北京留守實未薨章呂未嘗相繼秉政宋宣獻明道二年以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章郇公才入翰苑康定元年宋宣獻以尚書再為參政是時章郇公已位丞相

宋公嘗知樞密院事亦未嘗為副樞也

舊聞證誤卷一

舊聞證誤卷二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陳堯佐兼知制誥  
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錄特  
免試焉出李燾長編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知制誥循唐  
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與宋湜王化基為  
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  
故事宋元憲撰掖垣叢志言梁周翰老於文學楊億望  
實素著堯佐以與修實錄皆免試焉歐陽公謂有國百  
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蓋誤也其後蘇子瞻劉貢父許  
冲元鄧溫伯亦不試而除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  
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呂文靖解之上默然乃  
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及殊作相

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  
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并  
記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爭之乃降二官知穎  
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事罪之殊  
免深譴祁之力也出蘇轍龍川別志按國史明道二年三月章  
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呂夷簡判澶州執政晏殊等五人  
皆遷一官罷恐非緣志文事也是時許公例罷去安得  
救解元獻耶慶曆四年正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  
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也殖私規利亦章疏中語文  
定所記二事皆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  
雅欲旦夕相近遂稅一第於旁近遷居之遇中秋啟宴  
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  
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醒

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闕書名 出魏泰東軒筆錄按殖私規利章

疏中語也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

由謂景文救解元獻曾子宣謂景文詆斥晏公二者皆

誤

明道二年七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往時孫祖德知

諫院范仲淹爲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出李燾長編按

范文正自開封貶知饒州呂夷簡執政以仲淹嘗密請

立皇太弟姪此景祐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才三年耳

長編寶元元年亦載此事豈譖者之言久已先入耶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

度並爲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爲故事出歐陽修

歸田錄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

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仁宗時一歲大旱時相希濫成旨時相謂賈文元請出宮人以

弭災上從之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柬之曰惟策免  
之議未行耳是夕鎖院時相出判北京雨遂霽出王鞏  
聞見近  
錄按賈文元之罷用中丞高文莊之議也文元與吳正  
肅公不協數爭事上前文莊謂大臣廷爭為不肅則雨  
不時若因而罷之國史所載如此  
慶曆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曉道遇李翰  
林造朝事遂喧傳言者論之宰相呂許公曰臣觀赴會  
者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願召至中書戒  
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出王鞏聞  
見近錄按慶曆元  
年五月庚午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辛未參知政  
事宋庠知揚州樞密副使鄭戩知杭州時宰相以庠戩  
清臣皆同年及第而並據要地以為朋黨故出之此仁  
宗實錄中語也時呂公位昭文定國之言為呂公地耳  
然鄭文肅宋元憲皆已執政可召之戒勵耶

張安道云呂申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公自西都畱  
守入參知政事深疾申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  
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  
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  
矣出蘇轍龍  
川別志按慶曆三年三月戊子呂公罷章郇公晏  
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副樞密固辭癸亥王  
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四  
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未富公始復樞密副使  
孫威敏公慶曆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為兩浙提刑張  
公誤記矣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  
閉閣勿出后謹聽命張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  
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冒  
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閒啟廢立之議張文定得

其說卽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既退上畱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心羣論遂止

出王鞏傳見近錄

陳恭公當國會魯公由修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恭公謂婦曰曾三徙官喜否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嫺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考耳闕書名當出趙子遺事按曾魯公自修注當遷舍人時首相賈文元與曾皆陳崇公堯咨之壻以親嫌爲請乃除待制慶曆五年也明年文元罷曾復爲舍人趙所記差誤慶曆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居數日復上對曰近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似與曩者負罪

之人預爲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爲不可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不見於實錄當考出李燾長編按此月丙寅詔樞密

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遇內侍省押班闕亦如之其內侍押班以上並聽特旨乃除此仁宗實錄所載也丙寅在甲寅後十二日周詢所條對當在三數日後其復上對又居數日則所言必指此耳

唐子方言文潞公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宰相晏殊文彥博皆在樞密使龐籍以使相在殿傍聞語高亦登對叱介下殿闕書名按晏元獻公慶曆四年罷相去此十年矣龐莊敏時亦不帶平章事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陽郡太君蔡氏爲莒國夫人繼室贊皇縣太君李氏爲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

注曾為宰相有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為請當考出李  
編按國朝舊制大臣封妻則先亡者不得封故宋子京  
為沂公墓志云公始合姓於蔡又合姓於李繼室以其  
妹後夫人獨偕老故啟許國享脂田焉據史蔡李二夫  
人皆稱太君則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贈是以未得國名  
也仁宗以後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國封視舊制為優但  
未見所始耳

皇祐四年二月傅永為戶部副使初關中用折十鐵錢  
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永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  
貸以各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其息民大說永亟檄  
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  
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  
失業自經死者甚眾而盜鑄亦以衰止注永前貸民大  
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三折當大錢一其名似優貸

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永傳載此事殊不了了今略  
加刪潤使易曉出李長編按此傳永設策以罔民也解之  
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官積大錢多慮虧國計故先以  
貸民而後更法方其貸時出大錢二百八十萬尋遂更  
制則民間實止為八十四萬緡爾其後縣官但按元籍  
取償故民不意破產失業至於自經使永出十而取三  
則何用亟檄州縣盡散大錢乃以上聞使貸者得大錢  
萬而償小錢三萬則當樂輸矣而何為失業自經耶故  
政和中改當十大錢為當三先數日執政爭輦大錢市  
金銀既而勅下中外傳以為笑即此比也永之策大抵  
使官無所虧而民受其患實甚誤矣

至和元年八月梁適除觀文殿大學士注碧雲駮言適  
除大觀文由內降按舊相除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  
疑碧雲駮毀適太甚今不取出李長編按梁莊肅罷相七

月戊辰也除觀文殿大學士八月丙午也相去才三十  
九日故事宰相以言罷其除職未有如此之遽者當是  
內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罷政後歷三州始除觀文  
殿大學士杜相衍終身不除職龐相籍罷政後二年始  
除節度使知并州皆十年內事耳梅聖俞當有所據而  
云

至和元年九月呂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  
士六員時楊察趙概楊偉胡宿歐陽修皆為學士於是  
察加承旨洙蓋第七員也成皇后之喪洙附會時事  
鉤摭非禮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已故擢洙員外議者非  
之出李燾按學士年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院學士  
李文恭王文安呂文穆賈媯民李言幾凡五人而扈日  
用為承旨徐鼎臣兼直院蓋七人也慶曆八年十二月  
至皇祐元年三月在院學士王文安孫文懿趙康靖錢

修懿葉道卿彭利建及楊公偉凡七人嘉祐元年二月  
至二年七月在院學士趙康靖胡文恭歐陽文忠孫文  
懿王文恭曾宣靖及楊公偉亦七人非始於王原叔也  
三朝會要云學士無定員燾所云蓋据王岐公續會要  
所書爾

仁宗至和中鑄錢文曰至和元寶至和通寶皆真篆書  
二品至和重寶真書一品嘉祐元年鑄錢文曰嘉祐元

寶嘉祐通寶並真篆文二品闕書名

嘉祐元年范鎮請立皇嗣疏注周王薨真宗養宗室子  
當考出李燾按真宗皇帝聖嗣未立嘗以綠車髦節召  
濮安懿王養之宮中蜀公所言蓋指此也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關  
則第一廳舍人為之嘉祐末王荆公為閣老會學士有  
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張方平為



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議論皆出安道之  
手闕書名出魏按內外制題名記雍熙二年學士扈  
泰東軒筆錄日用罷蘇太簡自第三廳舍人代之而趙昌言宋準皆  
位太簡上不問也淳化二年學士闕召韓丕諫議及畢  
文簡為之而躡向文簡四年韓畢罷錢宣靖為第二廳  
舍人代之而遺柴成務至道初錢公入宥府宋持正王  
元之以第三第四廳繼之而復遺呂祐之和蒙其後若  
祥符中李相州王沂公並入翰林而躡朱閣老巽天聖  
中錢希白蔡文忠章文憲繼除學士而躡張閣老尚賢  
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荆公除內艱累召不至若便除  
北扉恐無此例韓公雖忌王然以故事考之未見其失  
仁宗實錄天聖四年五月丁丑蔡齊章得象並為學士  
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學士夏竦草詞按張師德此  
年閏五月辛未始以左諫議大夫出院蓋此時師德正

移疾耳

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辭向種諤

之罪以安夏人不聽闕書名出李燾長編按陳薦知諫院在熙

寧元年正月其二月種諤乃貶此不當附在四年又云  
不聽也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

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請自今恩賜度牒皆減半從

之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公輔言表而出之鬻度牒

蓋始此年闕書名出李燾長編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

陝西轉運司度牒千羅穀振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蓋

誤

龍衮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悞先出其婦有子  
登科詣之待以庶人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  
無出婦之玷衮與文忠為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

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為之辨出王明清按歐陽公瀧  
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  
時公才四歲耳表中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觀年  
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  
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昞當是  
其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昞之子嗣  
立為廬陵尉見焚黃祭文中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  
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昞為前母之子無疑仲言雖  
欲為歐陽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況觀之前婦實  
有過亦未可知孔子思尚明言之特歐陽公不可自  
言他人何諱之有

祖無擇知杭州王介甫惡之監司承風旨以贓濫聞遣  
御史王子韶按治鍛鍊無所得坐遺游客酒三百小瓶  
責節度副使安置士大夫冤之同時有知明州苗振監

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張橫渠先生按治悉平

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如此出邵伯溫按實錄熙

寧二年九月詔御史王子韶體量苗振不法事閏十一

月命沈衡鞫祖無擇於秀州徐九思鞫振於明州皆以

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尋改命張載劾振明年七月

無擇貶散官居壽州九月振貶散官居復州邵實甚誤

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閒除御史宋次道李大

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

賢不肖於此可見出韓璣編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

蔡仲遠行之非章衡也

國朝致仕官帶職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

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

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為例出王明清

按國朝臣僚帶職致仕自熙寧四年二月王仲儀始是

年六月歐陽公乃還政非事始也

熙寧四年十月庚申利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初詔諸路監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爲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議因以爲諸路率仍罷瑜而侁有是命又云鄧綰言瑜務聚斂提刑周約同簽書乞重黜以警諸路瑜約皆坐責尋復之出李燾長編按實錄此年十月丁巳利路轉運判官鮮于侁爲副使後二十日丁丑利路轉運使李瑜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召乃是美遷明年四月戊午御史張商英言知州周永懿以贓敗轉運使李瑜提刑周約嘗交章薦舉不可不懲詔獄具取旨後瑜約及同提刑羅居中皆坐奪一官據此則初不緣役錢二書皆誤

熙寧四年十一月太學講官六員焦千之王汝翼梁師

孟顏復盧侗皆罷獨留蘇液出李燾長編按實錄十一月戊

申判國子監常秩言考定直講焦千之王汝翼爲上等

梁師孟顏復盧侗爲下等詔悉罷之是年十月丙辰蘇

液已先除樞密院檢詳文字未嘗留液也元祐實錄差

誤紹聖史臣已辨之子復又誤矣據紹聖元年中書舍

人同修國史蔡卞奏一取到國子狀蘇液熙寧三年離

監千之等係四年十一月罷職今修實錄官稱留液未

悉憑何文字修纂

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致仕關書按

富公實以袞鉞挂冠此云左貂蓋誤

熙寧五年九月先是檢正官章惇使湖南張商英爲通

川縣主簿惇嘉其才而薦之關書按章子厚以五年七

月使湖北張天覺四年十二月已除中書檢正官蓋子

厚四年三月使渝州時薦之此誤記也商英時爲武熙

軍節度推官知渝州南川縣

熙寧六年北人遣蕭禧來議地界事詔韓玉汝館伴至  
驛神宗令李舜舉以朱筆畫一圖子示禧依此分撥舜  
舉初不與館伴議遽出圖韓急顧舜舉取置懷袖禧果  
欲索看韓云李御藥自與某論它事即已因入奏面陳  
山川形勢纖悉皆繫利害不可輕許神宗云卿言大是  
朕思慮初不至此又韓莊敏遺事見李焘長編注按  
史熙寧七年三月丙辰遼主使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  
求蔚應朔三州並邊之田先是正月丁未命知忻州蕭  
士元樞密院兵房檢詳文字呂大忠與北人議地界禧  
既至後五日又命太常少卿劉忱同商量癸亥入辭報  
書曰竊惟兩朝撫有萬宇豈以尺土之地而輕累世之  
權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  
侵踰豈恡改正甲子遣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

縝報聘大忠乞命樞密院錄前後詔據文字令縝齎至  
北庭使遼主知本末其後縝至遼不果致但與押燕蕃  
相仲熙略相酬對而還四月丁酉遼主遂遣樞密副使  
同平章事蕭素來議地界於代州境上素自以使相欲  
主南面忱等不許事聞九月戊申詔忱與素等會於大  
黃平用賓主禮相見時大忠以憂去詔忱持議不諧則  
許以南北堡鋪中閒為兩不耕地又不可則以中閒為  
界素不從朝議以士元失辭十一月丙申起復大忠閣  
門副使知石州代士苑議事忱與素三會於大黃平素  
漫指分水嶺為界忱不許相持久之八年三月庚子遼  
主再使禧來聘書詞不遜於是王安石再入相曰將欲  
取之必姑予之辛丑詔輔臣及忱大忠同對資政殿二  
人執不予安石不然之更遣縝及樞密都承旨張誠一  
乘傳至河東與遼人會議大忠又言遼人所求地西起

雪山東接雙泉爲地五百里不可聽又言遼人利吾金帛兵弱而情城池器械不精民苦虐政又慮西夏韃靼乘之其不可動者五請姑以五寨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鋪予之安石不從己酉詔大忠持餘服纈將行上遣禧復命禧不聽又遣內侍李舜舉諭以長城連六蕃嶺許之禧不受命壬子詔輔臣對資政殿癸丑命知制誥沈括報聘戊午括等對資政殿時禧畱京師已踰月上許以遼人見開濠塹及置鋪所在分水嶺爲界又以報書示之丙寅禧乃辭去括亦行七月丙子遣纈河東分畫戊寅又遣四方館使李評十月己酉又遣樞密承旨曾孝寬十二月辛亥纈畫地界還除羣牧使十年六月戊寅纈以分畫之勞賜金帶十二月癸巳上地圖蓋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後歷四年而地界始畢凡東西棄地七百餘里其後元祐開臺諫累章劾奉使辱國而

罷相者此也伯山謂玉汝館客時持不許之論上以爲然全失其實

地界事久不決神宗令近璫劉惟簡齋手劄責韓玉汝云疆事訪問文彥博曾公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靈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副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萬一北虜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韓具奏敵情無厭累朝以來常患應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謀臣不敢以家族爲慮上誤國事上察其忠賜以御服貂裘出韓莊敏遺事按熙寧七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詭詞求地不已遣使問韓富曾文四公於外韓忠獻言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報聘諭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則因而罷之富文忠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啟釁不若委邊臣持舊來圖籍與之詰難萬一入寇但嚴兵備之文忠烈言敵人之

請宜以誓書折之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嚴兵備曾宣靖  
言宜遣人報聘以不可侵越諭之萬一犯邊先絕其歲  
賜蓋四公悉持不予之論此云文曾皆言宜隨宜應副  
妄矣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璫  
曰急促馬步司就近遣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  
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近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啟  
上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出神宗數嘉之時論  
以為得體出王鞏聞按實錄熙寧七年九月三司火考  
之國史馮文簡以熙寧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樞密副使  
九月遷參知政事九年十月自成都召知樞密院事元  
豐三年九月遷使當三司火時文簡實在政塗陳成肅  
升之為樞密使吳正憲充蔡敏肅挺為副使定國誤也  
是月馬帥賈逵步帥宋守約皆坐不救三司火達降秩

守約罰金定國謂遣馬步兩指揮恐誤矣

熙寧中王和甫尹開封忽內降文字一紙乃陳首有謀  
亂者姓名凡數十人內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  
庫為業和甫以禮呼至密問與何人為冤薛言有族妹  
之子近來貸負不從怒罵而去和甫追其甥方在瓦市  
觀傀儡戲失聲曰豈非那事疏脫也既至不訊而服和  
甫曰小鬼頭沒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  
伏出王明清按蔣子禮所次其曾大父穎叔逸史與此  
大意略同但所告凡八十人所呼乃張三郎居城北所  
怨乃劉永祚學究和甫令永祚覆寫其書皆同上遣內  
侍馮宗道監鞫斬永祚於市未幾和甫除右丞心傳按  
蔣書首末最詳當以為正考之國史和甫以元豐五年  
自府尹拜右轄熙寧中尚未尹開封王錄誤也况告數  
十人反詔獄窮治不實而但杖遣之恐無此理

京朝官四年磨勘原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至  
今以為制出張芸叟畫墁集按國朝舊制百官無磨勘遇郊赦  
則遷一官真宗用孫漢公之議始命京朝官三年一進  
秩其後天禧天聖明道景祐慶曆之際沿革不常治平  
三年始著令待制以上六年遷二官京朝官四年遷一  
官芸叟誤也

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王珪畏之引為執政確謂珪  
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  
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  
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都檢正俞允琬知之上意  
自辨帝以詰珪珪謂充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  
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  
待制帥環慶其後遂有靈武之役推其兵端由王珪避  
漏泄上語之罪也關書名出前錄按實錄元豐三年五

月知慶州俞允罰銅三十斤坐為都檢正日江東漕何  
琬劾知潤州呂嘉問充以語人章未下而嘉問上疏自  
理也此時充帥環慶久矣方蔡新州執政吳正憲公尚  
在位子文所記不必審

詔議濮王典禮王珪與禮官合奏王宜稱皇伯三夫人

出王解東

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關書

都事略

撰韓魏公行狀曰英宗所生迄今為仙游縣君識者皆

疑其非禮意元豐二年五月始詔三夫人並稱曰王夫  
人遷耐濮園未嘗封大國也李邦直撰禹玉神道碑亦  
云治平中議追尊濮王公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  
以為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  
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稱皇耳此  
謂三夫人卒如珪議者實甚誤

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御仙花帶從官非帶學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在庶官班中皆繫阜帶蓋閣門之制不知衝改始何時辨云元豐二年元絳罷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帶如學士則非特旨雖學士所謂金帶亦不得矣明辨書名出汪端按大觀初著令前執政許服毬文帶而此書所記近歲閣門之制又如此何耶元厚之許服帶如學士謂得繫御仙花金帶仍佩魚也厚之以言罷不帶職故以此優之此云非特旨雖學士亦不得蓋誤矣亭熙中王仲行罷吏部尚書不帶職帥浙東入辭服金帶佩魚而入閣門吏卻之乃去魚不可則改紅帶又不可則卒改阜帶仲行甚不平後數年始有旨前侍從不帶職許服紅鞵黑犀帶仍佩魚遂爲故事

元豐五年十月壬申發常平錢八百萬緡成元豐庫注

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或卽元豐庫當考實錄卷末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知庫名爲何出李燾長編按國史食貨志上卽景福殿庫聚金帛元豐元年始更庫名凡三十二字以眞宗實錄考之景福殿庫崇政殿後庫內藏庫皆一庫也蓋藝祖始下諸國聚其金帛於講武殿後廊謂之封樁庫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改左藏北庫爲內藏庫改封樁爲景福內庫併隸內藏而講武殿旋改爲崇政張芸叟所云卽內藏耳元豐庫神宗所創在太府寺南非崇政殿後庫明甚

國初以來開封府未嘗三獄同空元豐五年王安禮知府乃謀作天府獄空以圖進用時有御史劾其詐妄朝廷按視獄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禮拜右丞紹聖崇寧以後躁進之徒用此術奏獄空者多矣朝廷遂立遷一官



爲賞格長編五年四月丁巳注鮮于綽云中行坐論安  
禮獄空黜缺書名當出按實錄元豐五年四月開封  
府言三院獄空詔知府王安禮進一等大理卿崔台符  
言本寺獄空詔台符減三年磨勘會五月大改官制安  
禮以翰林學士與同列蒲宗孟俱執政蒲左丞王右丞  
時侍御史蒲中行以與安禮爭盜賊名簿不實罷非爲  
劾獄空也據國史天禧四年五年開封府比歲獄空蔡  
所記四者皆謬  
元豐六年六月丁巳執政將劾大辟不應讞者刑部郎  
中韓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而獲戾讞不至矣朝廷  
從之此晉卿傳按實錄是日詔大理寺刑名疑慮及情法不  
稱奏裁公案送定斷官看詳如非疑慮及情法不稱並  
免收坐從本寺請也此時晉卿爲大理少卿所書刑中  
及因白事皆小誤

元豐七年三月己巳編勅成自嘉祐後立開封盜賊重  
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  
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廣矣注刑法志有  
此不得其時因編勅成附見出李燾長編按會要實錄自嘉  
祐六年初命開封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治平二  
年九月命開封府判官王靖提舉捉殺府界及曹濮澶  
滑州未獲盜賊三年四月五日遂以開封之長垣考城  
東明縣及曹濮等四州爲重法地分熙寧四年正月丁  
未淮南之宿州京西之滑州河北之澶州京東之濮州  
凡十三州並行重法十年五月八日安厚卿以中書檢  
正官體量河北京東盜賊又請之六月壬午詔山東河  
北十七州皆行重法曹濮澶滑州仍在其中十二月癸卯又行之福  
建下四州此云不得其時何也蓋立盜賊重法自嘉祐  
至熙寧而刑法志云元豐蓋史官之誤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諫議守泉生魏公於泉州州宅關書名出馬按李邦直撰魏公行狀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此云名廣蓋誤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剛日元豐八年拜蔡韓二相以五月二十六日蓋鄧溫伯失之關書名當出按史神宗一朝命相韓康公王荆公以十二月十一日韓康公再相以四月十九日王荆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吳冲公王岐公拜相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十二日皆在中下旬且荆公岐公持正制出皆柔日也穎叔徒見熙寧中富鄭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上旬之論不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趙中令為相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慶曆三年改命二相四月二

十一日也至和二年並命文忠烈富文忠六月十一日也此三者不為不審矣然皆在中下旬中興後秦會之朱藏一趙元鎮張德遠葉夢錫等亦以下旬大拜初無所拘此說抵牾

孫叔易言嘗見監朱僊鎮使臣云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阯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俸儲冲卿孫也大觀中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國史郭仲通以南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吳丞相書云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為佳時丞相已病由是憂畏而薨未嘗下堂帖也蓋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為得之不足守而勤供費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賞又何忌邪况班師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

舊聞證誤卷二

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遼史國語解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  
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有知頭子事

出陰山雜錄

舊聞證誤卷二

舊聞證誤卷三

哲宗登極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惟朱  
妃稱號未定太皇太后曰母以子貴朝廷宜詳議當優  
隆之時蔡確章惇尚在朝議久不決詔諛者謂亦當為  
皇太后守正者則曰止合稱皇妃太母曰自古無並為  
皇太后之禮當尊為皇太妃凡百禮儀並依皇后乘行  
龍擔子服用繖扇等皆紅百僚稱臣太母又增月給在  
皇后之上哲宗喜慰皇太妃謝曰非太皇太后妾何緣  
得此盛極闕書按此一段尤差誤德妃朱氏為皇太妃  
當諸公議神宗遺制時已增入矣此云議久不決者妄  
也元豐八年六月甲戌詔皇太妃出入許乘擔子七月  
甲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內衣褥  
從物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慶賀用箋百官

不稱臣已巳禮部又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紅百寮稱臣月給在皇后之上皆誤也元祐三年秋詔增議太妃典禮禮官請擔子飾以龍鳳繖用紅冠服如皇后紹聖元年宣仁聖烈皇后既葬上中批付禮官於是坐六輿立宮殿名繖紅黃兼用月費內中批出他儀制如皇后蓋前後十年而始定其典禮此所記誤矣

元祐初兩省以上官多內降差人韓玉汝患之簾前論列宣仁云相公門知有呂夷簡否劉太后時多有內降呂夷簡亦如此奏陳章獻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兒與一婦人不與人些恩澤怎生把握天下夷簡拜謝非臣所及韓曰維持天下正須公議不在私恩闕書按宣仁垂簾內降差除兩省以上官蓋范忠宣范正獻蘇文定朱公揆之流也章子厚嘗奏云得非左右所薦后云皆大

臣所薦非左右玉汝為相屢以除授私其子姪為臺諫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賢為章獻與人恩澤之比其誣罔抑甚矣

章惇蔡卞起同文館獄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亦疑之又杖殺內臣陳衍惇卞至作廢宣仁后詔時宣仁服未除請哲宗於靈殿宣讀施行欽聖后聞之號哭於宣仁靈前哲宗乃已出邵子按宣仁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後四年同文獄起其十一月梁況之卒十二月劉莘老薨又明年三月乃殺陳衍此時宣仁除服久矣子文所記不誣但年月差誤

章惇初貶謫元祐臣寮盡以白帖子行事燾按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為二王官寮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荆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

懷以白諸上惇遂安然鄭竟罷政尋被謫闕書名出邵子文辨當

誣按章惇將貶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為中書舍人李

掄所編丁未錄中載元祐諸公謫詞甚備是必有錄黃

非用白帖子明矣范惇夫家傳云紹聖四年徙賓州元

符元年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疑子文指此而云

然紹聖二年十月鄭公肅先出知陳州十一月安厚卿

又出知河南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當用白劄

子時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說恐誤

元祐名卿朱絳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

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絳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進用上

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遂易名曰

諤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

謝卒出玉明清輝塵前韓相縝有心術章惇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

中之不敢及縝至縝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諡而已

闕書名按哲宗實錄韓王汝附傳縝守穎昌再

上章引年未許給事中葉祖洽論縝垂簾之初首登相

位交結張茂則梁簡當是梁詔事司馬光持祿養交以

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薨上為輟朝成服贈司空但不

定諡而已史所書如此子文所記惇畏縝及不與贈官

皆差誤況玉汝乃元豐執政雖遞遷於垂簾之初而俄

與章蔡並逐豈可廁之元祐大臣耶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為宰執者無不坐貶惟蘇子

容一人得免辨云元祐宰相韓縝執政李清臣許將紹

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獨子容得免非也

出汪端明辨按韓王汝元豐執政垂簾初但與蔡持正

遞遷至相位既而為元祐諸公所擊去位非子容比也

之閒皆為執政若槩之元祐宰執之閒誤矣

邢恕既為惇卜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之  
出其元祐初謫隨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功德  
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責  
知安南軍此元符元年十月事也關書按恕為右史時  
嘗上宣仁后書言五事有儲貳之建旬浹已前固已先  
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時所上疏  
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已與司馬公晚受神宗之知  
卻無此數語

紹聖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觀朝旨姚勔  
不與磨勘謹按勔罪大罰輕未厭輿論詔勔落寶文閣  
待制管勾洞霄宮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勔當考恐  
字有脫誤出李燾長編按此時每月以賞功罰罪事鏤板下  
諸州故昌衡奏狀有伏觀之語蓋時方排擊黨人是以

出位論奏無害亦元祐中吳處厚箋蔡確車蓋亭詩之  
比耳

按紹聖閒鄭公肅不帶職周次元止帶待制非自西美  
始紹興後蕭德起符正明亦以次對為制帥不但曹王  
二人也西美初復次對知成都府後四年乃升雜學士  
充置使此所記誤此條證押座餘語之誤脫正文

崇寧五年冬末朱勔始進黃楊木三本關書按二年朱  
冲以獻花石得三班奉職不應以五年為始

李孝廣崇寧閒為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義章直  
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議詆  
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  
孝廣之子僚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  
中始不肯僚託親舊叩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義者獨  
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僚云若爾某疾不起矣因道向

來費義等事實以告其父後義輩皆客死於路闕書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此崇<sup>①</sup>初事也後二人以大禮赦得歸直

方更名革中進士第終安居令義更名允濟中進士甲

科終漢州推官馮當可先生志其墓甚詳此云客死於

道蓋誤又紹興無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志云張丞

相宣撫陝州費佐幕府意峭直難合出為漢州推官據

史魏公以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漢中則費君入幕

出幕又死於漢州決非一歲閒事計李侗病時費尚未

死也意者路時中億度妄云之詞不足信

安堯臣上書諫復燕雲安惇由此追復正奉大夫安惇傳元

符詔按惇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復正奉大夫以其夫人

張氏自訴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筆惇雖未復舊

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授堯臣承務郎蓋惇本

官為光祿大夫贈特進今追復未盡而特用所復官推

恩此云因堯臣上書復官誤矣

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宮一日魯公命召諸巨璫來且有

事約束時童貫楊戩賈祥藍從熙何訢皆奏稟以此上

默已曉因戲之曰汝等必作過今為師臣定行遣汝等

矣諸璫莫測咸變色而詣省魯公則戒之曰恐至尊暑

熱汝等各辦事建一二納涼之所朝廷當一切應副汝

也於是改作延福五位職書按此政和三年事也蔡京

素與宦者交結必相表裏此云師臣行遣又云諸璫變

色皆妄也况童貫已為大尉恩數視二府矣可召至都

堂爾汝之邪延福五位何訢藍從熙第一李穀第二此

無穀名亦誤也

李端叔為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上將以為右史命

未下而為錢遜論罷暫泊穎昌為范忠宣草遺表上讀

之稱賞將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端叔坐除

名編管太平州開書名出王按范公薨於建中靖國  
元年正月而蔡元長明年春始召還北門若上將擢端  
叔用之不應在朝踰年無除目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  
除名

王仲疑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  
出王明清按史明越州鑑湖夏蓋白馬竹溪廣德等十  
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  
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閒樓異守明王仲疑  
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  
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  
備繕修原廟之需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由是民失  
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紹興元年李莊簡爲吏部  
侍郎奏請復之上虞令趙不搖奉詔考究自宣和元年  
至今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納放省稅

米十四萬六千餘斛得不償失遂復廢餘姚上虞二縣  
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所云亦誣矣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母憂罷開書名出王  
按謙叔去位在八月癸卯傳東都事略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  
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肅編置  
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適瑩中告病外祖卽令醫者朝夕  
診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  
作佛事僧眾下至凶肆之人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  
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  
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  
外祖卽以案牒繳奏以聞人始服其先見出王明清此  
尤謬誤按國史宣和二年方臘反時陳忠肅在南康有  
飛語云其子壻爲賊所得欲以爲相詔移楚州居住命



守臣察之六年春忠肅卒於楚臘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盜起東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

策有二士對甚切直初考官陸德先等謂非宜言乞唱

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考置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時以

翰長充詳定官見二卷大奇之手疏論其忠鯁仍定上

上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臚乃劉監止范宗尹也闕書

當出趙子崧朝野遺事心傳嘗疑此事後見楊文靖公作周中丞

武仲墓志云為殿試考官進士對策有極言切直者同

列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國家開言路

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為涉異奏之已而降

旨皆取於前列伯山宣政閒本李士美容由此觀之伯

山所書恐曲為士美地未可盡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

字者闕書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今

乃以為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  
月禁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

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靖康末李士美

罷相就第正道直造拜於堂下願隨至禁中有欲白於

上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士美因攜之而入請

募死士奉兩宮決圍南幸欽宗忠之以片紙批曰事成

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王正道乃文正弟

旭之四世孫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議大夫端

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元子毅崇監中為朝散郎上書勒

停如此所云皆不審方城將破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

且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敵人欲用正道為平灤漕非

畱守也

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

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  
輩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  
其此節也出王明清揮塵後

曹功顯自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敵中欲  
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見四金甲

士衛上出王明清揮塵後按欽宗實錄上自康邸出使而顯仁

皇后以龍德宮婉容居禁中召內知客韓公裔至權子  
門屬以調護意此云送至廳前當考

二聖皇族既詣敵營中議亦取元祐皇后淵聖意邦昌  
必不能久僭欲畱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人人城取物

紙尾批度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  
付會敵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出朱勝非秀

按實錄敵取宗族皆據管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后實以  
廢處外宮不爲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況徐秉

哲乃賣國之尤者豈可以情論之邪

秦會之嘗對方務德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敵寨時搜

索宗室有未盡者儔陳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盡行根  
刷會之在傍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

同姓而情好極疏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其一旦禍患乃  
與之均恐無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出王

明清揮塵後按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  
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

此時秦會之未出城也會之所論或是三月庚子再取  
宗室時然儔獻計之日會之實不在傍此說不足據

熙寧法宗子出仕者見謝辭及獨銜奏事並不著姓建  
炎元年某知鎮江府上謝表黃英州任中書侍郎乃令

進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殆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  
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其官仍著姓矯

枉太過誤矣子松朝野遺事按建炎指揮見中興會要時黃茂和在中書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嘗有著姓者此所云誤

國朝宗子自耐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

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汴州張抃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

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贊者其銜卽云管轄魏王已下墳園此云舒魏二王墳卽南西二墳也

耶大昌演繁露按國朝宗子分三祖藝祖太宗葬西京故宗子連惟字允字以上者並耐西洛魏悼王葬汝

州故宗子連承字以下者並耐溫陽所謂西墳永安是也所謂南墳汝州是也國書中自可考據秦之嘗爲從官矣乃不知此何邪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敵騎初退欲定

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守王仲

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

旣已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曾說豈可貸耶蓋詆覺

民嘗仕僞楚耳出王明清揮塵餘話按敵入江西建炎三年冬也

明年春敵退秦會之在達賚軍中其年十月乃得歸紹

興元年始除參知政事此大誤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籍諸路客戶拘之入官次年春

盡鎖之雲中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河閒府樂壽縣初縣

客戶六十八人而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後尼堪不容訴

於是縣官驅窮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補數至則一例

賣之莫能辨也補書按建炎三年秋已書升樂壽縣爲

壽州此仍稱縣者誤也

方務德守荆南有寓客張黜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

時朝廷方經理北敵未暇討捕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效順又令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求賞相平張遂與彥舟心腹數人入蜀至夔又降說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道遇族兄攬金不得乃先見魏公言張受賊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張乞令彥舟屯荆南公不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徒皆不樂率眾渡淮降金關書名塵明清輝按鍾相乃鼎州土豪以左道惑眾率人守鄉井孔彥舟為東平鈐轄因事叛去侵荆南諸郡攻長沙不克乃偽稱鍾相遂入之反奏相叛傳彥濟以宣機督軍討之不勝相遂自稱楚王此建炎四年二月也四月彥舟獲相送行在拜利州觀察使湖北副總管時朝廷命向伯恭帥潭為彥舟所拒賀子忱說巨寇馬友擊彥舟逐之彥舟引兵入江西明年二月呂元直奉詔討李成乃奏彥舟同擊賊成敗降劉豫其秋以彥舟為蘄黃鎮

撫使實代成明年五月權端明邦彥入樞府權故東平帥也彥舟心不自安偶韓良臣破閩湘諸盜順流而東彥舟疑其圖已遂引所部降偽齊以首末考之彥舟賞功及除拜皆朝命非自宣撫司且賞典已厚又距其叛去已二年蓋張所記多大言不足信

按孟富文以辛亥九月自戶部尚書除江湖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良臣是時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成季始自鎖闥遷吏書為言者論去後五日宣文即除參知政事此時成季吏書除目尚未下安得云上已畱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富文除福建宣撫良臣副之其執事已彌月蓋方務德誤記而仲言又因之此條證

宗澤造戰車初是劉浩創造試之不可用每一兩以二

錄之誤  
脫正文

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距二十五人為後距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迨元帥府分遣澤往開德乃用浩車制旋造出趙姓按宗公遺事載其京城所造車式每乘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與趙公記殊不同

李綱私藏過於國帑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饗客殺饌必至百品遇出廚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綱驢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鏤銀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者出朱勝非秀水開居錄按李張二公皆渡江後名相此所云殊不可解豈非以張自福州還朝而薦李公起為江西大帥故以此污之邪

### 舊聞證誤卷三

### 舊聞證誤卷四

日曆紹興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憲選藝祖後宗子二人鞠之禁中是歲辛亥也明年閏月乙未令時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宮相去才四十日若德麟被旨其所選未必如此之速按令憲為思陵所眷而德麟以舊事譚禎為上所輕恐未必以此委之方阜陵入宮時德麟亦未封王其後二人偶先後襲封或傳者因之而誤然德麟時在行在而令憲在泉南當考張浚既受黜陟之命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為僭其勅勝非在朝廷日嘗見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右語云奉勅如何未以使御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勅出朱勝非秀水開居錄心傳嘗見永康軍昭惠靈顯真人復封王勅右語云右奉便宜聖旨云云紹興

元年月日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臣張浚書名不押  
字朱公所云非也

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  
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句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  
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  
緡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  
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  
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  
非曰可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  
路漕司應付上可之既退鼎詎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  
耶出朱勝非秀水開居錄按趙忠簡奏疏云臣隨行錢帛各乞依  
張浚例初乞錢百萬後乞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  
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展所陳乞已  
艱難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按度牒是時每道直二百千

二萬道共直四百萬緡通見鑑爲四百五十萬緡與此  
記不合若以初乞所許計之則錢牒止得一百十萬緡  
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數蓋忠靖所記有誤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  
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一對於麻制中  
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闕書名出王

按紹興八年六月趙公以哲錄成書遷特進明清揮塵後錄  
當制無此二語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馬  
帥解潛曰雖曰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畱大軍之半於

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指爲劄  
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  
爲是耶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卽云世忠不識字

此乃解潛爲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張子韶云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解承宣初以趙忠簡引爲步帥紹興八年忠簡罷解力求去九年夏罷爲福建總管此時韓良臣爲淮東宣撫使也十一年四月韓罷爲樞密使乃命張岳二將往山陽總其兵還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劾解本忠簡之客不從和議乃責散官安置南安軍王所聞皆誤先是七年十一月秦會之爲樞密使奏令韓還屯京口韓言敵情難測將以計緩我乞畱此軍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畱屯山陽時忠簡再相解典步軍在金陵或指此也然當張通古來時韓五上疏力諫及蕭毅再至又力論其非請與敵使面議且上疏論會之誤國由是觀之韓非倉卒退避而誘之他人者子韶與解同謫居不應誤王之言未深考紹興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初於水面見蒼龍

一條良久沒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子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說趙伯璘曾見之關書名出洪皓松漠紀聞續按劉豫以紹興七年丁巳冬廢故其詔書有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謂自建炎四年除節制河南諸州郡至今通爲八年也龍見之時豫已廢徙矣不知熙州何爲以圖示之此所記誤

吳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浮沈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閒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辨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閒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於才老臺評遂上勅罷其

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明書名出王按史孟信安紹興十二年四月自判紹興府奉詔迎梓宮請禮官與俱時才老為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免九月信安除樞密使十一月山陵攢畢孟出判福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年春移會稽此所云皆誤

魯國大長公主避兵南來卜居台州詔卽州賜第主享之二十年薨於天台明書名出王按大長公主以紹興十二年秋入覲太母其冬薨於臨安上臨奠此云薨於天台誤也但歸葬台州耳

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時監軍者討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帥親統十萬眾水陸并集出王大觀按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烏珠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

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疋絲三十萬兩許從和約賜書名當出按本朝歲賂北人銀絹共二十五萬疋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紹興初昭慈聖憲皇后升遐朝論欲建山陵曾公卷持議以為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耐矣宜以攢宮為名僉以為當出王明清揮塵前錄按昭慈遺詔已云權宜擇地攢殯又曰新製梓宮取周吾身以為異日遷奉之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月遺詔既云然則此議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經垂簾者例稱山陵然昭慈是時止稱園陵此記亦誤

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鑪



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

出朱勝非秀水閒居錄

傳按

王日嚴職爲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啟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翊日卽除禮部侍郎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誤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謚忠肅其子應之爲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爲元樞者忽問云先又何事得罪秦師垣耶出王明清揮塵三錄按陳公賜謚在二十六年七月是年丙子也湯進之實爲元樞而陳資政誠之在翰林九月陳始除同知樞密院事距忠肅賜謚已五旬恐無緣始謝蓋一時好事者以爲口實仲言未之考也

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謬眾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尋爲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賜書名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狨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幸以泰監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允中使遼國遂俱乘狨座絲是爲例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貫以大觀二年建節久之進檢校司空易鎮泰監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誤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穆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

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王出  
明清輝按呂文穆何伯通鄭達夫余源仲王將明皆以  
宰相兼公師呂元直嘗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呂正獻  
乃以公師平章國事非宰相也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本朝言之則  
極品有不得兼者本朝之制惟親王及勳舊大臣之為  
公師者乃得賜玉帶即近屬者與外戚之為郡王者或  
亦賜之真宗時嘗徧賜兩府大臣其後止及元宰而已  
渡江後異姓王亦得之名按慶元令節文諸帶三品  
以上許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然則三品得  
服玉帶本朝與唐制尚同但在京則不可施於朝服爾  
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蓋循舊如此非謂法不可  
也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有綵動綾袍雁趁行之句注

云緋多以雁銜瑞苾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  
者與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親貴者或賜花羅公服  
亦此意也宣政閒又有紗公服今廢昌演繁露

禁中鐘鼓院在和靈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  
閒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  
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詞云禁  
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更者明宮  
殿五更之外復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閒四更促為  
五更故五更終竟時蚤聞於外閒耳鼓節未嘗溢六也  
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  
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昌演繁露  
按蔡條百衲叢談云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  
夜漏不盡刻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天既未曉

則但搥鼓六通而無鉦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於政和戊戌曾侍祠於宣和殿嘗備聞之據此則承平時蓋擊鼓六通此云椎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歲考試殿廬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雞人云宮漏打六更按蔡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搥鼓六通成云椎鼓數十聲竟無定論當考

學士院具員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使以上蓋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員

出蔣魏公逸史

按國朝防禦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興末李寶以膠西之捷自遙察除節度使時號創見蔣所記誤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諷宰相任園移在官上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唐劉瑑撰王巨鏞碑稱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柳公權撰何進滔

稱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誥柳公權白居易集載初除拾遺書稱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上又按元稹祭李尚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稹崔羣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崔羣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誤記也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予家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瑑仍不稱知制誥不可曉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學士官至紫微舍人則銜內不繫知制誥三字所從來遠矣

唐自代宗後歷德順憲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節名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懿宗延慶節此云不置非也

前世牌額額必先挂而後書牌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挂關書名按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筆書之比訖鬚髮盡白纔餘氣息據此則乃一時匠者之誤非古人皆先挂而後書也

台州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偶持告身來乃微之拜相綸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未觸白樂天作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章簡詣公跋識甚多尋聞為秦熺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也關書名出王明清揮塵前錄按考唐白傅集其在翰林嘗當五相制乃裴

增張弘靖李絳韋貫之武元衡爾其在中書嘗草微之諭德及翰林兩制蓋樂天以元和初為學士而微之長慶二年始入中書其相去遠矣此所記必有誤

王景彝藏續皇王寶運錄十卷多載唐中葉以後事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中載黃巢王氣一事云金州太白山人中和三年夏見刺史崔堯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今黃巢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此牛山請掘之則賊自敗散堯封大喜調義夫萬人掘牛山月餘崖崩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劍桶中有一黃腰獸自撲而死堯封奏其事加檢討司徒至

秋中原剋平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贇孝先畫卦影末後畫小池龍躍其中又畫兩日兩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出王明清揮塵餘語

按實錄蔡京死於崇教寺

遼亡達錫林牙亦降後與尼堪雙陸爭道堪心欲殺之

而口不言達錫懼及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深入

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出洪皓松按三國謀義錄

兩國編年皆云天祚出夾山以圖興復達錫諫不聽乃

稱疾不行天祚被執達錫率殘眾奉梁王北奔據此則

達錫未嘗降使其果降則梁王何以得免洪記恐誤也

天祚四年趙晉秦許四王晉王先誅死而無梁王或者

其後一王改封亦未可知姑從記聞

高麗曆日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紀壬戌歲改

皇統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豐至癸未歲

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按壬戌

紹興十二年也熊子復中興小曆改皇統在十四年名

按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稱皇統元年而王大觀

行程錄亦云皇統八年歲次戊辰戊辰紹興十八年逆  
數之當以十一年改元為正此所記誤又正隆乃海陵  
年號見於隆興時政記亦不當作正豐辛巳歲葛王即  
位於會盛改元大定至壬辰為十二年不誤但不知癸  
未歲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暇頒曆於屬國故耶

### 舊聞證誤卷四

共字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三

舊聞證誤補遺

太祖改乾德年號宰相令文士檢閱前代不犯此名既  
頒赦果有言前偽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召宰相語以檢  
閱失於精詳趙普曰已頒行不可追改自是始重博學  
多聞之士按改元時趙中令此亦誤按太祖以癸亥歲  
未入相闕書名改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  
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相二人曰蜀  
少主嘗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用讀書  
人自是大重儒臣此所云既頒赦果有言又云趙韓王  
言不可改皆小誤  
王文正公扈從在澶淵雍王元份畱守暴得疾命公代  
之公曰願宣寇準來臣有所陳準至公奏曰十日之間  
未有捷報時如何上良久乃黯然曰立皇太子王文正遺事

按實錄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以參知政事王旦權東京留守時契丹已平矣後一日甲午車駕即還京攷之國史是時悼獻太子已薨仁宗未生真宗未有嗣不知王公欲誰立也

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求公請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容私請耶準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所以薦準語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闕書按故事樞密相善罷仍帶相印者吳侍中延祚曹侍中彬是也樞密使不帶平章事而使相罷者王中令顯是也祥符中王文穆陳文忠為樞相坐與馬正惠公忿爭得罪故罷守本官寇忠愍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善罷自不應解相印其後曹鄆公張徐公王鄧公復鄭公王魯公賈魏公宋鄭公富韓公文潞公自樞

密相罷皆為使相及使侍中狄武襄青張文節昇仍自樞密使加平章事罷萊公之命殆常典也

弭德超為諸司使誣奏侍中曹公彬有不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為疑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筆錄按國史太平興國

六年九月趙令相八年正月曹王罷弭德超為樞副此時趙令再相久矣四月德超流瓊州十月趙令罷相益曹王初罷趙令未敢爭其後始能從容解之耳然德超之罷亦坐有不遜語為同列王顯所陳此記微誤

寇準知京兆府都監朱能獻天書上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劉侍讀撰按萊公復相天禧三年事也前二歲王文正公已薨矣

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蘇者次續翰林志按實錄淳化二年正月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時宋文安白為承旨久矣九月宋公貶蘇文簡始為承旨學士者謬矣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請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上然之端聞請對具道其不可請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亡繼遷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溫公諫水記聞按寇忠愍公淳化二年為樞密副使時李文正張文定在相府四年六月寇公罷呂公始拜參知政事又二年呂公相又三年呂罷相而薨後十七年寇準始為樞密使二公未嘗同在兩府也考之國史雍熙

二年九月獲繼遷母此時二公皆未執政溫公誤矣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誣奏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馳取盧之翰實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副使錢若水力爭之上大怒已而意解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及鞫驗事皆虛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開書按國史至道二年四月以李繼遷剽掠芻粟命李繼隆討之轉運副使竇玳以違詔運糧被掠繫獄七月玳及轉運使宋太初副使盧之翰並除名方玳繫獄時繼隆初受命非用繼隆奏也柴禹錫前一年罷此時亦不在樞府其年十一月漕臣陳緯梁鼎乃用繼隆奏削三資溫公皆誤明年真宗即位罷西討繼隆自都部署還朝未嘗為招討使也上將立章獻后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開書按國史大中



祥符五年立劉德妃為皇后後四年李文定始為學士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  
 錢文僖以兵部尚書充使不帶檢校官蓋有司之失也  
名按拜罷錄太平興國六年石元懿自樞密副使除  
 兵部尚書充使不帶檢校官大中祥符後王文穆陳文  
 忠馮文懿始皆帶檢校太傅丁晉公寇萊公始皆帶檢  
 校太尉建隆初趙韓王帶檢校太保充使蓋自兵部  
 侍郎換宣徽南院使不帶文官故也  
 國朝范魯公王沂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  
 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  
 靖向文簡三相又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名按開寶九年薛文惠沈恭惠盧崖州太平興國六  
 年趙忠獻沈恭惠盧崖州亦三相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為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  
 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而實非狂也龍川按國志

史太平興國四年太祖長子武功郡王德昭暴薨六年  
 其弟滎陽公德芳繼卒明年宰相趙普如京使柴禹錫  
 告秦王廷美與盧多遜交通言涉不順坐是廢死房陵  
 於是太祖子弟盡矣其年太宗乃封長子元佐為衛王  
 明年進封楚王又三年元佐以病狂縱火廢此時太祖  
 諸子之卒久矣或曰元佐請秦王之罪  
 忤上旨因得心疾也  
 真宗疾甚丁謂李迪俱罷相中人雷允恭傳宣謂家以  
 中書闕人權畱謂發遣謂召學士劉筠謂曰聖旨令謂  
 復相可草麻筠不可佗日又語學士錢惟演惟演即從  
名按此天禧四年十一月事也時錢文僖執政久  
 矣草謂制乃晏元獻也  
 真宗時嘗遣曾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  
 疏劾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李沆在  
 中書不喜也因用佗人為副而罷致堯名按實錄咸

平五年右僕射張齊賢為邪靈等路經略使曾致堯為判官既而致堯以狂躁上章責黃州副使此史官所書也王文公撰致堯神道碑略曰張齊賢經略陝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恐丞相不能制真宗難其言會行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向敏中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蓋曾未嘗副温恭肅也蘇所記誤是時呂公蒙正為首相文靖乃次揆耳

丁謂復相逐李文定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以仁宗實錄攷之李公責詞但言附下濟惡耳無無將不道之語也關書名李公責詞下當是心傳按語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

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必甚喜卿往觀之昌武歸候

丞相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昌武徑入敘賀公但唯唯

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沈存中按

國史天禧元年向文簡以集賢相轉右僕射前此呂正

惠呂文穆李文靖王文正王文穆皆先拜僕射在文簡

前真宗不應云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也是歲學士

乃晁文元李文定李觀察維三人時李昌武之卒久矣

據張文定陳文忠亦先拜僕射然皆在罷

改後今但記宰相為右僕射者凡五人耳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方

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

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關書按國朝異姓

中書令宰相特拜者一人趙忠獻是也節度使兼者十

二人王元靖石武烈等是也安得謂自來未有活中書

令存中誤矣

天聖中宋莒公知制誥仁宗眷之厚卽除同知樞密院  
 事王沂公爲相以故事未有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翰  
 林學士明年遂除參政闕書此寶元元年三月一日事  
 也王沂公之薨久矣闕文亦載此事但云中書言故事  
 無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謹按國史是日王  
 章惠陳文惠二公同罷相韓忠憲石文定二參同罷政  
 張文懿章文憲王忠穆李秉靖四人同入中書恐未必  
 卽日進擬也國朝政事副樞密二員是日王仲明陳恭  
 公已並除同知院疑無闕若謂前此將除宋公則當時  
 章文憲王忠穆闕下  
 上三司使而以晉公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闕書按實  
 錄咸平六年復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以權知開封  
 府寇準爲三司使而吏部侍郎陳恕代知開封鹽鐵使  
 王嗣宗戶部使梁顥判度支薛映皆以佗官罷此時晉

公罷鹽鐵使已久萊公未爲樞密使也明年晉公始自  
 京尹罷爲集賢院學士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李文靖公公執  
 不可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焉闕書按仁錄天

聖四年正月甲辰上謂宰相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爲  
 使相如何王曾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

晚年方除使相豈容私請也乃止其後王公罷柴竟爲  
 使相又按李文靖石莊武皆定陵時薨未嘗逮事仁廟

也道輔記之不審誤以王爲李柴爲石爾國史景德元  
 年七月李沆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仁宗偶問李淑李奏曰此乃  
 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

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風憲之  
 長當出自聖擇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闕書按國史

寶元元年二年宰相王章惠隨陳文憲堯佐張文懿士  
遜章文憲得象也康定元年五月張文懿致仕呂許公  
始再入按是時孔原魯道輔爲中丞寶元二年原魯罷  
卽以柳翰林植代其位此謂久闕中丞者誤也蘇儀甫  
慶曆元年始自知制誥除學士無緣寶元中呂公已許  
用爲中丞況呂公此時正在北京道輔誤矣李獻臣固  
非長者然道輔記之不詳不可不辨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善  
知嵐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驟進少年無益於治抽  
詔改淮幕公抗表自薦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  
慨之士也亟用之闕書按實錄呂許公榜及第進士凡  
百三十人並除京官通判諸科出身人乃除幕職耳道  
輔所記恐誤是時薛文惠昭文沈恭惠史館盧崖州集  
賢趙韓王罷政久矣

澶淵之役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時羣下  
終以未必勝爲言上召萊公問之云云遂決澶淵之行  
闕書按宋持正之薨咸平三年也李文靖之薨景德元  
年七月也澶淵之役元年十一月也道輔誤甚矣按咸  
平二年契丹入寇真宗嘗幸北邊於時李宋皆在政府  
疑道輔指此而言然是年契丹不大侵萊公亦未再秉  
政此錄抵牾

真宗寢疾仁宗幼冲流言有奪嫡之議高瓊時統禁旅  
亦聞之仁宗卽位瓊帥將校將入賀乃約其眾曰見嗣  
君未得拜當聽吾令遂直入殿中舉仁宗帽就視之揮  
其眾曰眞嗣君也乃下拜傅獻簡按國史此時高烈武  
王之卒十有七年矣

嘉祐末仁宗曲晏羣玉殿公以監察御史與焉近世臺  
諫官未嘗得預曲晏當時以爲榮闕書按諫官與曲宴

自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始御史與賞花觀書之會自真宗天禧二年始非始於嘉祐也

澶淵之役童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

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馬永元城按國史是時畢文簡寇忠愍為宰相王文穆才參

知政事陳文忠簽書樞密院事神宗自潁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潁州為順昌軍久之

知其謬遂陞許州為順昌府張芸叟按國史裕陵先領忠武軍節度使許州也久之進封潁王潁州也裕陵嘗

封淮陽郡王耳未嘗封潁川郡王潁乃王封陞軍額非謬也

李文定公參知政事曹利用為樞密使一日宰相馮文懿公在告閣門以利用為班首文定亟前謂閣門吏曰

但道參知政事李迪以下起居時議壯之闕書此王沂公與曹利用爭宮觀使班也時馮文懿久已薨國朝參

知政事亦無位樞密使上者蔣實甚誤王荆公執政時上元夜其家於宣德門棚上觀燈有親

事官於棚下喧鬪諸弟令押赴開封府而荆公不知也楊景略謂兩府判云執政家所送當便與行遣於是兩

府判不立案各斷臂杖十七中官張若水奏之荆公聞急請治開封府官吏蓋禁圍親事官非開封府當決上

怒兩府判皆贖金闕書此熙寧六年事也其實荆公從上觀燈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之搥傷其馬荆公怒

白罷句當御藥院內侍又執衛士十人付開封杖之已而御史蔡持正言宰相下馬失其處衛士所當呵而府

官乃科以不應為之法由是兩府判皆罰金荆公猶不平力求解政上遣元澤諭解之乃出視事蔣誤也

薛文惠公相太祖嘗請建儲太宗卽位召問公且詰之曰獨不聞太后遺詔乎公曰此母子私恩臣之所言萬世大法也且太祖皇帝已誤陛下無容復誤也太宗不能奪關書按太祖已誤乃趙韓王答太宗語也

此書舊藏愛日精廬世無二本後歸硤石馬氏乙丑之秋余爲松生購之今借至閩中手臨一過其中譌

字如面縛作縛卷二第奔競作競第五葉樞密作密第六

葉著姓作娃第七沂公作祈第十二官作宮卷二十

皆顯然筆誤盜取四庫本校而梓之同治戊辰重九前三日錫曾識

宋李伯微舊聞證誤宋藝文志作十五卷因所見私家小說竊言朝廷制度而歲月參差名姓錯誤爰詳稱博引以折衷其是非至爲詳悉惜明代已無傳本館臣集諸永樂大典得一百四十餘條編爲四卷然

有正文脫心傳按語者九條有按語而無正文者二條至書名闕者甚多館臣因取原書在者及可考見者附注一二已不能全今從錢塘丁氏影寫宋本止存首二卷第一卷二十七事今本闕十四事第二卷二十七事今本闕十五事天聖中一條按語未完鹽鐵一條只存按語系中闕一葉因輯大典所遺者爲一卷以附於後而乾德一條本按語今誤以爲正文崇政殿一條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爲崇政殿說書崇政殿說書自此始今脫下崇政殿說書五字東封西祀一條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上脫北虜講和四字皆當從宋本惟正文書名宋本亦有注有不注矣大典本館臣補引書名皆皆作某人某書宋本無出字或書字或書官不盡書名今仍之因付梓以供同好光緒庚子閏月江陰繆荃孫識

舊聞證誤補遺

共計字四十三百九十八

